

旧事

那时的中考

倪锐

中考一过,初中毕业的学子们就开始了考试成绩的等待,5A的,4A1B的,当然也有CDEF的,成绩决定高中三年的去处。20世纪90年代初,我也是中考大军中的一员。对于农村考生来说,那时的中考比现在的高考更甚。因为,一次中考,就有了农村户口和非农村户口的天壤之别。

我家世代农民,姐姐和弟弟成绩都一般,我是家里唯一有希望考中专的。谁家有个考生考上了中专,无论是师范、卫校、农林水、工商财,都得举家欢庆,大摆宴席。不仅三年全免学费,还每个月有生活费发,毕业无忧,直接分配,终身吃上国家粮,世代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那也是我们没钱上高中的学子唯一跳出农门的途径。

我们初三下学期就结束所有课程,进入了复习和考试的阶段,每天不是读写背,就是考考考。中专并不是每个学生都有机会考的,好像当年初三四个班,两三百来号人,也就三十来个名额可以参加中专的考试,其余一律考高中,能参加中考考试本身就是一种荣耀,何况考上的佼佼者。我的成绩徘徊在班里前十名,现在看来,还算可以,可那时是不尴不尬,很没希望的,因为一个班考中专的名额都没有十个。

继父给我下了最后通牒,中专没考上,没人供你读高中。妈妈破天荒地给了我五块钱买零食吃。姑姑的一个油饼放在碗柜上面,连表弟表妹都没吃,悄悄塞给了我。越是这样,我越胡思乱想,每天惶惶不可终日。作文比赛,语文老师就看了班上第一名凌立志和第二名陈勇的作文后,说了句“一二名的作文写得这个样子,你们这个班不用看了。”我精心准备的一篇写校园一角的的文章,老师连看都没看一眼就被打入了冷宫。数学老师因为黑板上的一个脚印,一连两个星期的不上课,我至今都没弄明白是咋回事。只有班主任陈老师每天苦口婆心地做我们的思想工作安定民心。

上一届学哥学姐考了全郊区第一名,学校的老师们可能都有点小骄傲,认为按上一届的比例,我们这一届也会有不少的中专生。有个叫唐文斌的传授经验,因为历史地理我们初二就考了,他就是随时随地像念经一样背诵那些语文政治英语和生物。我学了两次,受不了,直接放弃。

初中生,一是年龄小,二是考中专的毕竟是少数,所以学校气氛一向轻松,直到模拟争取考中专的名额时,才稍显紧张。我模拟不错,随便拿到了考中专的名额,而且名次又前进了几名。但我心里清楚,参加中考考试的这些同学中,能上的只有几个,大部分还是要刷

下来的。备考中专的时间里,最累的学生就是有考中专名额的,还有一部分累的是比考中专的学生成绩差,又比一般的成绩好,家里有点钱,想读高中的。也有留级下来,专为上高中读大学而考的(当年的留级生是没考中专的资格的)。最轻松的是成绩差和城市户口的,当年班上城市户口的充其量不过一两个,但他们投胎投得好,一出生就得天独厚,即使成绩再差,他们也是城市户口,随便考个技校,毕业就有正式工作。一时之间,日夜备战埋头苦战的,优哉游哉混毕业证的,校园里五彩缤纷。

家长们也紧张,给孩子敬老爷的(敬菩萨)组团出发,那阵子家里面有吃的尽着中学生,犯了不是太大的错误,也会延至中考后责骂。

中考七门功课,语数外物理化学政治生物,分两天考完。考中专的,我们被安排到郊区一中(现十三中)考试,其余的在本校考。

考试那天到了,一大早,老师交代我们带好准考证和文具,我们学校是离市区最远的,学校租了一台中巴,我们一车学生和老老师坐的坐站的站挤的挤,晃晃荡荡就出发了。农村孩子坐车少,比如我,就极少有机会坐车。没走多远,胃里面就开始翻江倒海起来,还有几个同学呕吐了。好不容易到了郊区一中,大家呼啦啦下车,考试的严格程度堪比高考,有三个监考老师,我混混沌沌考了一天出来,一看,车上早已坐满了同学,有的同学甚至为了坐到座位,考完是跑着出来的。中巴晃晃荡荡回家,第二天又晃晃荡荡开到郊区一中,照例又有几个晕车的。终于考完了,考完还在学校学习了两天的农技知识,就一心等待考试成绩。

公布考试成绩的日子都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我当年报考的是株洲师范,出成绩的日子也就知道录取分数线了,还记得当年的师范类录取线是647,我考了641,第一次听错了,以为录取线是641,忍不住心中一阵狂跳,结果六分之差,我失去了上中专的资格,也失去了跳出农门的门路。从此走入社会,不再是一个学生。我们班主任是唯一的一个考上中专的,进入了长沙农校。当然还有七八个家庭条件好的上了高中,更多的是从此告别校园,走入社会。

九年寒窗,一朝中考,打回回间。那些年中考中专,是人生的第一次选拔,三年后考大学才是第二次选拔,所以,考上中专的,都是学习尖子,此后都成了各行各业的精英。

沿着神农湖边走一圈

李巧文

第一次看水幕电影是在神农湖边。

神农塔下,棕褐色木椅,梯级排列,巨形看台。当水如《白蛇传》里青蛇妖娆地扭摆而出,当水柱变换着各种形态,在水上整齐地舞蹈,当雪白的水柱伴随着音乐的高亢激越从神农湖里冲天而去,当一个故事通过水以图像的形式讲述,我为之震撼不已。以后,每次过来小住,吃罢晚饭,老公必定对我说:神农湖,走起!

从黄河北路到泰山路,神农大道B段,宽敞、平整、笔直,车流有序。经过地下通道,到达神农文化艺术中心一侧。再往前走,便是神农湖。湖边,沿山塑形,一路栽植了紫薇、卫茅、榉树、香樟、罗汉松、白玉兰、海棠、早柳、茶花、红叶石楠,一年四季,碧玉妆成,丝绦垂拂,春意盎然。山边,石板小路下面,细水流长的河道,石头挤挤挨挨,像在开会。

湖边上,油漆木板路曲折前伸,两边栽植水葱、香蒲、芦苇、芦竹,四季常青,蓬勃繁衍;水边,一条赭红色塑胶路蜿蜒而过,供自行车骑行或散步健身。外围,是更为宽阔的汽车道。人车分流,各取所需。每到黄昏,路上人来人往,少男少女牵着手走,老夫老妻一前一后慢慢走,带着小孩的推着喊着走,牵着狗的追着狗走,独身一人的兴冲冲往前走。累了,路边的木椅可供休息,渴了,自动直饮水机,打开龙头,将龙头嘴朝上,嘴对着龙头,水就汩汩到了嘴里。神农大剧院旁边,最是热闹,海盗船此起彼伏,孩子们快乐的叫声在飞;旋转木马、空中飞椅、碰碰车,孩子们玩得亦乐乎。湖里,三五只船慢慢悠悠地在水中游荡,夕阳的余晖照在水面,波光粼粼;远处,株洲工业大学的红顶在夕阳中相映生辉。

散步,即散心。选一个有花有草有水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既为健身,也为休闲。人居环境的提升,人们更愿意走出家门,就近逛一逛,或者去公园,打上几套太极,跳上几曲舞蹈;想出去了,背上背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另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神农湖边的居民或远道而来的人,小住也好,长住也罢,最愿意去的地方,和我们一样,便是这山清水碧、落日熔金的湖边了。

神农湖湖面汪洋,视野开阔,湖边植被浓郁,高低养眼。神农城以炎帝广场和天台公园为核心,以神农文化为主题,小到一块石头,大到水循环,都突出低碳、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边走边看,来到神农塔下,如果时间恰好,撞上周日或节日,集声、光、电于一体的水秀节目会在晚八点准时开始,这里早已坐了很多等待观看的居民,有的手里拿一盛满温水的杯子,有的就近买了零嘴,孩子们手上举着买来的玩具风车、玩具水枪、胖乎乎的小熊,跑来跑去。一派盛世祥和景象。

株洲,洲原为“州”,是为水中陆地。《尔雅·释水》解释说:“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陆(同渚),小陆曰沚,小沚曰坻。”株洲,因水而名,也因水而美。

神农湖湖中碧波荡漾,湖边小桥流水,楼阁水榭,古色古香与现代气息相拥,走在其中,如在画中,心旷神怡。夜空中繁星点点,月亮有时也会提早来报到,在东边上空笑得眉毛弯弯。如果碰得巧,还能享受到湖边小食带来的香味与美味,欣赏到灯会展时各种形态的灯光秀。

经过九曲长廊,樱花园,看过水幕电影,走过观鱼台,穿过林荫小道,重新步入神农大道,短短的一两个小时,沿着神农湖走一圈,回望,晚烟、光影,空濛,像幅水墨画。神农湖,笼罩在一片黛色的朦胧之中,之前的园与台,又“云深不知处”了。

老公散步时,常常指着某棵树说:刚来时它不及我腰,现在,有我两个高了。指着一片山坡说:那些小树苗,现在,成一片树林了。就连水中的菖蒲和丝茅,他也一惊一乍,呀,又长高了!买房定居时,神农大道刚修,神农湖修造完成不久,时光慢展,我们见证着它的成长。我们居住的小区,如果从地下车库走,可以直接出大门,如果从一楼走,则要绕一大圈。可是,散步,我们必定选择一楼,从两边蓬勃的植被中蜿蜒穿行而过,宁愿绕一大圈,就是因为触目皆绿。

花草树木,通过修剪、错置,放在适当的地方,便是最好的风景。青山行不尽,绿水去何长。生活中的山水画意,让人与自然相与为一。

云龙采风

最后的凝视

叶之葵

清点过去这七八年的日子,发现自己大量的时间都在干同一件事——迁坟。贯穿株洲云龙示范区的云龙大道破土动工时,我家五世祖及曾祖母的墓动迁。原以为祖母墓也得动,不料最后规划红线却从墓前一掠而过,投影距离仅余两米,祖母墓得以保全。不到两年,职教城胡家冲园区又开征地,祖父、外祖父、外祖母及父母的墓动迁。一条连接云龙大道两侧园区的路也开工了,吊诡的是,红线又一次从祖母墓的右侧擦身而过,墓再次得以保全。族人们说,这座祖宗墓风水真好!

祖母歿于1978年腊月,葬于族人聚居的井坎上屋场对面的漫坡上。当时,这里还十分荒凉,除了几棵矮小的马尾松,只有一坡枯草在寒风中瑟瑟抖动。我们遵照一位略懂风水族人的嘱咐,挖坟一丈后下棺。父亲说,这座祖宗墓风水真好!祖母歿于1978年腊月,葬于族人聚居的井坎上屋场对面的漫坡上。当时,这里还十分荒凉,除了几棵矮小的马尾松,只有一坡枯草在寒风中瑟瑟抖动。我们遵照一位略懂风水族人的嘱咐,挖坟一丈后下棺。父亲说,这座祖宗墓风水真好!

在胡家冲周边迁坟期间,我和大舅数度来到祖母墓前。临路的两边已成绝壁,所谓坑深一丈,事实上棺木已高悬地面十多米了。这是十字路口的一角,房地产行话谓之“金边银角”,下一步的商业开发是板上钉钉的事。我俩商议,此处迟早是迁,倒不如趁此机会这次将祖母墓一并迁走,与其他祖坟归于一处,也方便日后的祭扫和管理。我们为此与拆迁部门进行了沟通。对方表示理解,并答应迁时调派工程机械配合。不料,这件公私两便的好事却没能办成,原因是墓边的那户村民拒绝在他家门前动土。按说我们葬坟在先,他建宅在后,阻工并无道理,但考虑到某些民间忌讳的存在,经同村族人代为沟通无果后,我们最终也只能作罢。

经数年折腾,叶姓在云龙的祖坟均已散各房后人陆续迁走,只有祖母被她那执拗的邻居孤零零地强留在原地。今年清明祭扫,我在祖母墓前伫立良久,总觉得石砌的罗圈像个眼眶,中间突起的坟冢是枚眸子,仿佛是先人们刻意留下这只眼睛在对叶姓大坝脑一支族人息繁衍了170余年的故土作最后的凝视。

大坝脑叶姓的开派祖是我的五世祖达三公。据长辈们说,他少时家贫,于清道光末年由白马垅来大坝脑给东家看牛。一天,从野地里挖回一株桃树苗,东家问他挖回来干什么;他说,栽呀。东家说,屋是我的屋,地是我的地,你栽在自己的屁眼里呀!达三公因此立志,四十岁后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屋和地。五十岁那年,他从东家的后人手中买下了大坝脑屋场。长辈们说,达三公身形高大,干起农活来舍死忘命。晚年患上肺癆(肺结核),终日咳嗽咯血,插田时咯出的血染红了半丘田。他脾气倔,儿子媳妇谁也没法将他扯上田埂,他身后留下了大坝脑祖屋和五个儿子,我曾祖父行四。五个儿子又给他留下了二十二个孙子,我祖父在堂兄弟中行十六。到我父亲这一辈,大坝脑的从堂兄弟已多达七十余人,我父亲行二十三。

祖母在世时常念叨嫁大坝脑后所过的“大众”(大家庭)日子。那时,达三公已过世,五个儿子中有三个在外经商,但兄弟子侄仍在大坝脑聚族而居,不分家。各房儿媳孙媳轮流当厨,上百口人的大家庭到饭点需鸣钟开餐。那时,我曾祖父和祖父都在外经商,每次回家,带回的银钱要分毫不差地交“大众”账房,礼品

也要各房平均分配,不能为妻儿私留。随着人口的繁衍,大坝脑屋场经历了几次大的翻修与扩建。按规矩,各房青壮劳力都要回家效力,商人、官员,乃至外求学的学子,概莫能外。这个规矩是达三公留下的,其用意大概是要让每个子孙为家业流汗,以后才懂得珍惜。每遇这种工程,“大众”只请木匠、砌匠和漆匠,下力的副工一律由各房子承担。祖母说,那场面真是好看,几十个青壮汉子,一色蓝布长衫,撩前后襟,腰间用带子扎起,和灰的和灰,搬砖的搬砖,担土的担土,吆喝喧天,一幅家兴业旺的景象。大坝脑最后的规模已不可考,可以确认的是,它在20世纪50年代曾作过明照公社的社部和明照学校。曾经在大坝脑度过少年时代的父亲说,其实那时的屋场已不及当年规模的二分之一了。

由于人口过多,大坝脑叶姓在我祖父这一辈开始分拆。长房留在祖屋,其他各房分置到神冲、墙背屋场、井坎上、大丰、砚塘坡、黄泥塘各处,形成了一条绵延七八里的叶姓聚居带。我祖父分在砚塘坡。儿时,祖母曾告诉我,初到砚塘坡时,那里还没有什么屋场,一天傍晚,她看见一只老虫(湘人对华南虎的称谓)从塘尾坡下来,吓得她赶紧爬上槽门,从门缝里望老虫慢吞吞地踱过田垌,上了对面的马王坝岭。我说,应该是只豹子吧,株洲哪有老虫。祖母说,豹子我认得,身上是一圈圈的铜钱花,那只老虫长的是条纹花。

看来,祖母当年看到的确凿是华南虎了。祖母生于1894年,她随祖父迁砚塘坡时刚三十出头。她一定想不到,90年后从城区铺展过来的新塘路会把她的新居彻底覆盖。对面的马王坝岭已经消逝了,当年的那只从塘尾坡下来的华南虎去了哪里呢?

同样,今天的大坝脑也静静地躺在了云龙大道的路下,那位170年前在这里一边咯血一边插田的汉子的遗骸虽已迁离了这块土地,但土层深处难道不会残留着那一丝生命的猩红?

据叶氏族谱载,大坝脑叶姓源于株洲白马垅,白马垅叶姓源于湘潭姜畲,姜畲叶姓源于江西宜春灵山坝。时值元明交替,群雄逐鹿,战火绵延,湘中几成无人区。明永乐年间,朝廷敕令赣人填湘,允许移民在湘地“插草为标”,只要是无人耕种的土地,移民随便做个标志,哪怕是插根草,这块地就归你了。当时炭山坝的一对叶姓农民兄弟在土地的诱惑下举家迁湘。时间过去了620年,我们还能从时空深处窥听到那对兄弟面对湘中沃土时,发自心底的那一声欢呼吗?

任何空间,一旦加上时间的维度便有了苍茫而凝重的底色。初夏的艳阳下,祖母墓前,先人的那只眼睛在看。

眼前已成都市,全然没有了昔日山峦田畴的景象。其实,所谓家乡,所谓故土,其在物理意义上只不过是经纬线相交的那个具体的点。任何空间都是舞台,在时间的催化下不断地变幻着场景和人物。是谁的家乡,谁又是谁的故土?

云龙大道两旁的职教园区,众多学院正陆续入驻,十万学子即将在这里开始他们的求学生涯。空气中鼓荡着勃勃的元阳之气。在这个被称为大国工匠摇篮的园区里,一场新的震撼人心的大戏正在拉开帷幕。

山崖上的那只眼睛,是演完了自己的戏份,退到观众席上的眼睛。她只剩下两件事——别作声。看。

神农风

悸动的夏

(外二首)

唐臻科

涟漪对堤岸的表白
在光影下款款深情
蝴蝶或高或低的舞蹈
被绿眼红翅的蜻蜓一路窥视

蛙鸣依旧喋喋不休
晚风来去游离随性
芦苇撑开宽阔的绿叶
向阳拔节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

一只飞蛾的现场逃离
在如镜的湖面与光线迷幻的空间
始终找不到合适的窗口
天空或明或暗祥云无雨

夜莺飞翔的路径空阔辽远
比如初夏我们瞭望星空
那悸动彷徨的心绪
无法拒绝流星而爆发的绚丽色彩

爱的泅渡

一种承诺用七年守候
打磨内心的坚毅
憧憬、魅惑、忧虑、惶恐
每一组词的背面都有时间的刻度

拒绝美的方式似乎苛刻
你说天空的飞鸟和时间比试耐力
一片羽毛从三叠纪飞向白垩纪
举重若轻 星辰的光影
追踪原始的丛林和孤岛
海洋始终统治地表领域
每一次的洄游都写满孤独的词赋

把经历的时光切成片段
饮鸩止渴在的特定环境
那是对灵魂
进行自我救赎的唯一方式

夏日荷

晚风徐来安舞星空
四野空寂时有蛙鸣入耳
曲径通幽的湖光山色
祥云绕月繁星璀璨
此刻我凭栏御风
一轮明月沉入湖底
水中睡莲冰洁如玉
云中睡莲冰洁如玉
于夜光微澜的湖面
犹似娇媚的水中芙蓉
在静谧的时空里
激泅一池的波光

投稿邮箱:
zzfkwy@163.com

